

五鼠闹东京

〔明〕佚名 著



导读

本书是一部神怪小说，叙述五个老鼠精，变成人形，猖獗为害扰乱社会。他们幻化成施俊、王丞相、宋仁宗、皇太后、包公形象，为非作歹，最后包公上奏玉帝，向西天雷音寺如来处借来玉面金猫，降伏了五鼠的故事。

本书之名题于封面上，两侧各五字，右侧“五鼠闹东京”五字；左侧“包公收妖传”五字。

中心题书林二字较小，似为刊刻之书坊。据《小说书坊录》及《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所题，刊刻本书者仅见五桂堂一家，地址在广州，无刊刻年代，作者无从稽考。

本书卷端首行题“新刻五鼠闹东京传”版心书名同此，惟无“传”字。每半页十二行，行二十五字，白口，单鱼尾。

本书二卷不分章回，书前目录为四字句，卷一八十六句；卷二七十一句，书中未再标出。实际似为简单内容题要，并非回目。两卷书中另列出回目各有三则。卷一按顺序为“郑先生教施俊读书”、“五鼠精下凡作怪”、“施俊途中遇妖”；卷二为“施俊争妻讦告”、“真施俊假施俊争妻告状”、“包文拯天庭见玉帝”。这些回目既不能概括全部内容，又有重复之嫌，似临时暂定，或已经残缺。因本书流传较少，除柳存仁先生之《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》外，尚未见其他详细研究此书之资料。

本书故事出于《包龙判百家公案》之第五十八回“决戮五鼠闹东京”，文字虽然不同，内容实无差异。而包公故事，历代在说公案书中大量存在，因此柳存仁先生怀疑它是“……在《三侠五义》一类著作梓行之前的一个民间流行的演义本子”，是有道理的。

现据《古本小说集成》影印本校点。

目录

新刻《五鼠闹东京》传卷之一	1
郑先生教施俊读书	2
五鼠精下凡作怪	12
施俊途中遇妖	19
新刻《五鼠闹东京》传卷之二	24
施俊争妻讦告	24
真施俊假施俊争妻告状	25
包文拯天庭见玉帝	36

新刻《五鼠闹东京》传卷之一

雨顺风调世界宁，仁宗继统政宽仁。

万民鼓舞欢明盛，四海笙箫奏太平。

歌五裤，乐丰盈，谁知五鼠降凡尘。

君臣溷乱难分辨，玉面猫来辨假真。

话说赵宋真宗皇帝承太祖太宗一统洪基，都于汴梁。将梁唐晋汉周之弊政悉洗而更新，文用毕士安、寇田主；武用杨宗宝、高琼、王显，海内太平无事。时有天书屡见，甘露时降，乃改景德四年为大中祥符元年，便天下共庆。喜徵帝春秋顿壮，后宫妃嫔齿靳储贰。一日御端明殿，谓左丞相王且曰：“朕今三十已过，尚无嗣君，卿将何以处之？”王且曰：“太子乃国家根本，陛下何不当万几之下，每夜宫中焚香。”至七月十五全无懈志。七月十五乃是地宫下界赦罪，监察帝心虔诚，是夜即转天庭，把真宗祈祷之事一一上奏玉帝。玉帝闻奏乃问两班仙官：“今有宋朝当今皇帝无嗣，祈求太子掌管天下，谁肯下凡降生？此福非小，作速报名。”连问三次，班部中有赤脚大仙闻得此事，呵呵大笑，向前奏曰：“臣愿下凡降生。”玉帝即吩咐金童玉女送入坤宁宫，宸妃李氏投胎。及至十月期足产下太子，左手有山河文，右手有社稷文，颖异非常，神情俊发。真宗不胜欢喜，文武百官皆上表致贺，大赦天下。

太子取名赵洵，生下三日只是啼哭不止。御医下药不效，皇帝忧悸，出榜招取天下名医。忽然惊动云头太白金星，向大仙下凡御世，因无左辅右弼以成一世慈仁。玉帝准奏，即差文曲星投包家庄托生；差武曲星于杨家庄降生，他日长成以辅真主。金星领旨，复旨，复出天门化作一医士临凡，竟来朝中揭榜。阁门大使引入宫来，保驾太监

送至太子床前。金星把手一看，在耳边轻轻说道：“如今辅弼俱已取齐，你可放心，他日当为太平天子。”说罢扬为医治之状，太子即不哭啼。皇帝欲赏之以官，金星辞谢出朝，拂袖飘然升空而去，齐朝愕然叹异。不觉时光迅速，寒暑迭催，真宗登极二十五年，至元兴元年壬辰八月初七日忽然不豫，即呼丞相吕端托以后事，时漏下五鼓，吕端急领太子赵洵于枢前即位，时年方十二岁，皇后刘氏垂帘同听政。岁在癸亥，改元天圣元年。文拯乃文曲降世以匡皇上，却得异人所授，能日判明阳，夜审阴鬼，凡一切天地水府，鬼魅妖魔不能逃其洞察。与武曲杨文广协心内外，共乐升平，虽山林哨聚。时有小警倏起收殄，罔敢大千王纪，正是家擎壤，户康衢，士农工商，各安其业，九流三教，各食其土。居者有积聚，行者有裹粮，道不拾遗，犬无夜吠，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，正是小儿鼓腹歌尧日，老叟抬头戴舜天。

郑先生教施俊读书

自从仁宗皇帝登极以来，河清海晏，天下太平。却说淮安府河清县柳塘有一施家庄，其祖宗自秦时避乱以来，隐居住此，历代已久，人烟稠密，族类繁盛。出有一人名唤施恩，自幼赋性刚直，心怀恻隐，逢恶不怕，见善不欺，人皆称为施长者。自幼聘朱氏为妻，人都称为朱院君。院君虽是女流，素性贤淑，心甚好善。夫妇和合，如鼓瑟琴，年近四旬未有子息。今日妻幸有孕，倘得一子，乃是赐我夫妇善心之报。及至临盆果得一子，生得状貌岐嶷，取名施俊，父母爱惜如掌上之珠。不觉岁月如流，已生五岁，其父将书信口授之，即能成诵。其父甚喜，告其母曰：“此儿才方五岁，今日我把书略教之，试其口齿，不期即能会读，天幸长成，吾门教子之心，亦不枉自劳神，见其随问

随答，可以延师教习，予心亦足矣。”明年另从经学先生。其先生者乃前村人，姓郑名达，别号云谷。初年学术颇有侍亲至孝不敢远离乡井，郑氏在本村教授，馆资瞻养。施俊即入其门，教以文法，指以义理，过目不忘，吾咿之声昼夜不辍。那郑达先生有一窗友姓何名必贵，人皆称为何员外。与郑先生自幼同窗，但是家事及心腹之言，每每商议，情如骨肉，并无尔我之心，常在馆往来。见施俊读书，年虽少倍过众年长的，又见生得相貌堂堂，自在心下。忽一日又来相访，与郑达先生谈论，坐久，忽一学生送酒至，因留何员外同饮。见一碗肴乃是冬笋炒肉，员外笑谓施俊曰：“我出一对与你对，你能对否？”施俊亦含笑对曰：“我固不能对，但试言之。”员外云：“我非有意出对，见桌上有此味，乃吾信口言之，出对云：

冬笋炒猪肉。”说方才了，施俊即应声对云：

春花衬马蹄。

施俊对罢，员外大奇之，与郑先生云：“此学生真正聪明，吾再试之。”见砚池上有一鲤鱼，指其砚云：“将此砚头鲤鱼，信口又出一对去试看何如？”出对云：“无聊石鲤几时得浪归潭隐。”施俊对云：“有幸蛟龙指日翻身上九霄。”施俊写成递与何员外，员外见之大奇，乃出其席加礼敬服，谓郑先生曰：“吾见儿非凡，我甚爱之，且我无子，我有一女，年纪相若，未曾许婚，今我欲与此子结亲，但无人作伐。”郑达云：“即如此，吾当勉力为之。”有〔西江月〕为证：

相貌堂堂俊伟，生来颖悟超群。读书窗下用心勤，一见人人钦敬。不用三媒六聘，求婚自有佳人。虽然月老定婚盟，还是三生有幸。

次日下午，郑先生整顿衣冠，前来拜谒施长者，家人入报，长者忙整衣相迎，礼罢，分宾主坐定。献茶罢，长者问曰：“小儿在先生

门下，多蒙教导，有费襟期不能报谢，先生乃继往圣开功业非小。”先生道：“敢以言谢，孔子云：自行束修以上。吾未尝无诲焉，且令郎明敏天资，默识心通，不日高吾之万万矣，岂可长为师范哉。此来者敝有一事相禀，未知长者容否？”长者道：“非说也，实情谊一体，有事但言，有何碍哉？”郑先生云：“敝友何员外与不佞自幼同窗，每到敝馆见令郎人才俊伟，颖悟非常，他家颇富，并未有子，只有一女，年与令郎相若，意与长者结亲，无人可以作伐，故不佞不避嫌疑，斗胆特来为媒，倘不见鄙，三生有幸也。”施长者闻言道：“久闻何员外大名，他乃富翁怎可与贫老结亲？”郑达道：

“委实出其本意，不佞焉敢妄举。”长者道：“既如此，待贫老择日备礼来过聘，再得商议。”郑先生拜辞施长者，回至馆中。次日见何员外来，言及前事，必贵夫妇不胜喜悦。夫妻商量道：“延先生痛饮一日，权为欢叙，容日再议。”一顿酒肴，请几个亲厚者，来陪先生饮。正是：

水陆俱陈物物休，杯盘罗列味珍馐。

殷勤把盏频频劝，月转花移饮不休。

宾主情欢，满席皆劝。郑先生酒已酣矣，员外道：“今日所设固为郑先生，但所敬在前，次敬在酒，只管酣醇，何以表将敬之意。”于是满酌连劝郑先生将大觥，再劝尚饮不下，醉后复醒。正是酒从欢处饮，财向苦中求。时宾主倾倒情怀，呼卢掷雉，酒席大放。刚饮至半夜，众人皆散。郑先生坚意要回书馆，员外那里肯放，留宿一宵。次早，员外付庖人安排早膳相待，略饮数杯，坚执不饮，只得从命。早膳已毕，员外送出而别。先生至馆中，自思施长者三乐，得英才而教育一乐也，得佳婿以全朋友之美二乐也，则心中实相投三乐也。故作诗一首自述云：

英俊人才出杏坛，默成好事有何难。

婚姻事已谐秦晋，师弟情尤迈孔颜。

得婿既全朋友托，为媒又称主宾闲。

百年美满从今定，尚勉蟾宫把桂扳。

从定亲之后，先生教愈勤，弟子学益笃。七年之后学问大进。忽一日有信来报，县中考取童生，郑先生即唤施俊收拾赴考，县侥幸在优等送府，府中又考批首，送道提学取选文字有台阁之象，亦取批首，竟取河清县去，参拜学中师父，及拜谢郑先生教导之恩。诸亲都来作贺，大开筵席，痛饮数日。施俊复辞父母，往郑先生馆中读书不题。却说施长者夫妻见了儿子长成，学问又就，不胜之喜。两老商议曰：“今子幸得入学，深感郑先生教诲之力，又蒙他作伐玉成婚姻。今子既已长成，况我夫妇年亦已老，今当娶媳进门与子成其婚配，付以家事，使他经历世务，比知稼穡之艰难。”院君曰：“我亦有心久矣。”次日设席，着人请郑先生来家会饮，酒至半酣，长者举杯相劝道：“小儿蒙先生之教，感恩万万不能报耳，今日薄酌小酌，且又蒙玉成婚姻，今日小儿人亦长成，而愚老夫妇年又老迈，劳先生玉口一陈拜上亲家，欲娶他令媛过门管理家事，望先生始终尽美，容愚老结草以报。”先生道：“此事极好为之，何员外乃不佞心友，凡事乃不佞以主张，决无违逆也。”其日尽醉而别，郑先生归至馆中。及至天明，梳洗已罢，竟来何员外家，道及施长者欲娶令媛过门之事，敬托老夫告知，择日即来迎亲。必贵道：“即是如此，妆奁俱已齐备，不知院君之意何如？”郑达道：“我已硬许矣，打点于归，不必他说。”何必贵道：“你既许了，也不消问院君，只得安排行嫁便了，再烦问复亲家，凭他择日来迎便是。”郑先生即来回报施长者，择十月十六庚

申吉日亲迎，备办礼物。郑先生引施俊登门迎亲，何员外送女赛花登轿，洒泪而别，至了施家堂中，众皆看时，但见新人生得：

一貌赛蟾娟，生成美少年。

袖中笼玉笋，裙底露金莲。

柳叶眉间嫩，桃花脸上鲜。

嫦娥初降世，步步可人怜。

却说何赛花小姐离了父母，来到施家下轿，施门人等及诸亲人眷，见了赛花小姐生得十分秀丽，真个有闭月羞花之貌，沉鱼落雁之容，罗带飘香，花貌呈色，各各称羨。引入堂中参拜天地，同入洞房。花烛荧煌，合巹交杯，撒帐之后，人皆散去。二人解衣宽带行夫妇之礼，正是：

花枝未惯风和雨，吩咐东君好护持。

次日早起，先拜施门宗祖，次拜翁姑，诸亲都来作贺。郑先生至第三日亦来称贺。长者吩咐儿媳双双同拜谢先生，设席相留，痛饮一日，尽醉方散。施俊因娶妻过门，又值郎才女貌，两意缱绻，顿忘攻书之念。何赛花小姐虽是年幼，性颇贤淑，针绣工夫无不通晓，丈夫娶到施家来，不曾说起攻书之事，恐怕他因色废学，故此朝夕相劝丈夫云：“可去读书，与我少年夫妇后日尽长，如今趁此青年，发奋从学，异日功名成就，乐事有在。”施俊见妻说得有理，于是勤学，日则作文，夜则攻书，果读不忘，志一坚而无思妻之念，不觉又过了一年，施长者偶得一病，服药不效，施俊在家亲供药食，坐卧不离，日见沉重。长者自觉难愈，唤施俊嘱曰：“吾四十外无子，喜得生你一人，又幸入学，今又与你完婚，虽死黄泉亦可冥目矣。死复有虑，但恐你少年夫妻，莫因我死后而废我罢窗教读之功。”施俊忙跪床前流涕而言曰：“父亲出此不利之言，愿亲自保重身体，儿怎敢相忘教养

之恩，勤学之念不敢少怠，大人请保玉体，以看儿得步青云，慰吾父母所望也。”长者曰：“谁不好生，限至焉能逃得。”言罢而逝，年已七十二矣。施俊见父弃世，哀痛欲绝。妻何赛花见夫过伤，再三劝曰：

“既死不能复生，不可为死伤生，请自节哀以治丧事。”

施俊只得勉强拭泪，备办衣衾棺槨收敛，大开孝堂，诸亲六眷吊慰已毕，葬于东门之外，祖墓之阳。施俊既葬父后，终日哀痛，未及半年，其母偶得暴疾，未及寻医，经宿而歿。施俊号泣，而邻闻者莫不为之恻心，诸亲邻佑都来慰劝，哀心稍息，亦备厚礼葬于父侧。施俊父母既丧，施俊终日闭门，守制三年，服满始出治事。夫妇和顺，相敬如宾，施俊每日读书，其妻针黹相伴，半步不离。一日往县前书铺买书，县中有告示张挂，晓谕士子东京开科取士。施俊得知这个消息，回到家中与妻商议，欲往东京赴试。何氏曰：“富贵功名皆有分定，你我夫妻年少，家下无人管理，不若在家读书，待等来科再去，未为迟也。”俊道：“十载寒窗辛苦，指望一举成名。光耀门闾，封妻荫子，是我读书人本分内事，光阴不可错过。故此求取功名，不然空过时光，呜呼老矣，若得功名不亦晚乎。”何氏见夫坚执要去，亦难挽留，即挑酒礼与夫饯行，殷勤相劝尽醉，亦寝一宿。何员外遣人送银十两为路费，施俊不胜之喜，整衣行李辞别妻子，起程而去。何氏道：“名标金榜回来，家中无人看顾。”施俊说道：“贤妻一切放心，我去后，尊翁自着婢伴来相伴，成名之日，先着人回报喜。”唤过家童小二，挑了行李作别而去。正是：

行色匆匆为利名，少年夫妇泪盈盈。

路堤柳色连天草，都是阳关送路程。

施俊别了妻子，取路往东京进发。时当二月，春光满目，燕语莺啼，桃红柳绿，异草奇花，遍道景色无穷，满腹离情有感。诗云：

春色无边景，泥喃燕子飞。

染袍掷绣锦，换彩弃球衣。

绿竹初生笋，青松自发枝。

笼烟飞过去，景物比当时。

一路玩景，昼行夜睡晓起，渴饮饥食，不期一日，来到一个所在，地名山前店，遇晚挑担行李，此处有一座高山，盘旋六百余里，后面是东京地界，幽林深谷，崖石巍峨，奇禽异兽广集于此。古木林深藏了多少精灵，奇怪不堪。却说西天雷音寺，乃上界世尊如来讲经说法道场，每遇朔望，世尊坐在九层莲花宝殿讲经说法，上至三十三天，下至十八重地狱，中至人间神灵，俱来听讲。其实我佛如来之道大不可言，讲到妙处天花乱坠，地涌金莲，野鹿衔花，猿猴献果，人闻脱颖，石听点头，凡飞潜动植之物，听此经法诸类，而无不升，法力无边，功果甚大。有一弹子和尚不遵佛法，谤道重愆之徒，玷辱清规，激怒世尊慈颜，将弹子贬作一只无聊老鼠。那弹子和尚变成一只老鼠，每遇朔望，世尊登于莲座讲经说法，那鼠伸出头来盗听经法，耳听心聪，鼠张猫势，日积月累，鼠假虎威法力渐大，变幻无穷。一只老鼠变化五只老鼠。一鼠道：“我与你五个兄弟分派大小。”第一个大的称为一鼠，第二大的称为二鼠，依次而派称为五鼠。夜则露形，出外盗食仙果、胡麻、黄精、仙桃、仙酒、玉粒金丹，张狂作势于暗昧之中；日则缩首潜迹，藏形敛迹于光天之下。终畏佛法诸神，不敢放纵分毫。只是五个兄弟夜静之时，各显神通，自相斗演，大抵本事略无争差，仿佛相似。操练日久，顿起粗心。一日，一鼠邀同兄弟道：“我等兄弟五个，住在西天，不敢放肆横行。今日得下天门，不管甚

么勾当，任从摆布，听自主张，各逞自威，无拘无束，量起本事，变化无穷，只在此日宿夜行，枉了许多本事，不能施展。久闻凡间，别样世界，异等乾坤，莫若你我五人撇了此处下去，各自任意施为，各从所好以显神通，多少快乐。”第五鼠闻言，不胜欢喜道：“大哥此言，极甚有理，不知列位所好，主意何如？”二鼠、三鼠、四鼠齐道：“不去，到无非有一件。”五鼠道：“我变作俊俏书生，交几个美貌妇人，云雨欢娱，是其所愿。”有诗为证：

练就神仙法力强，欲临凡世显威光。不愿家积金和玉，那管贮仓粟与粮。

床下唤时多侍妾，房中睡处有娇娘。只为一点心头愿，快乐滔滔岁月长。

却说轮到四鼠道其志愿，四鼠道：“五鼠情愿好色，岂不闻圣人云：少时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。”五鼠道：“既是我不该好色，你的所好何如？”四鼠道：“我之所好，要居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官为一品，禄食千钟，腰金玉带，后拥前呼，有多少尊贵。吾之所好。”有诗为证：

练就神仙法力高，欲临凡世显英豪。

官居一品登黄阁，位列三台近紫袍。

天外行车驱驷马，食前方丈饮羊羔。

雍容袖手居台阁，快乐逍遥志气呵。

该轮到第三鼠言其志，三鼠道：“五弟所言，实为好色，非正也，若四弟无非食人之禄，做人之官，动自称臣，亦是下等。动静皆为下品，何足为贵乎？这个小志不稀罕，少年亦不稀罕丞相，我只要做个皇帝，尊居九五，控制华夷，宫嫔任我择选，官职任我升降，顶天立地，我便成位乎中矣。”

尊为帝主立中邦，运化施仁理四方。作福作威昭日月，爱民爱物服戎羌。

深宫内苑随吾欲，天下肥甘任我尝。正是一朝登宝位，山呼万岁贺君王。

“我之志愿如此，二位贤弟岂不皆在治下乎！”二鼠曰：“你要天下，天子岂是天上跌下来的，亦是父母所生的，我今要做天子的父母，你为子不来朝我父王？那时三个都照我管，我便无欲不遂。”

天上崇高立至尊，任凭谁敢每评论。

身临九五由吾制，职掌华夷恃我身。

玉食锦衣真快乐，娇妃便嬖争缤纷。

朝朝皇帝身前拜，说甚威风四海闻。

三鼠道：“哥哥之志，诚然大矣，但天子之父也是有职无权的举动，由不得自己主张，还须我做天子方是极尊贵。”一鼠道：“岂不闻天子之父过去乾坤，位传东宫，是无碍闲人。”

二鼠方悟：“我纵不做天子，也要做天子之母，却也是大总。”是一般众鼠云：“天子之母到也是大，只是少了子。”二鼠云：“只撒得尿出来便罢，要你管我子。”有诗为证：

学就神通法力真，欲从凡世震乾坤。

少年已作皇正后，暮景又为国母身。

世上母仪遵洪宠，人间女德习贤人。

养供王食称贤淑，快乐滔滔享太平。

轮该一鼠言志，一鼠道：“看你等四个贤弟，一为好色，三自尊大，皆不能相时行道，倘若有患，必罗密网。我们五人，各自东西，那里得为下世取乐，适以自取祸耳。”四个兄弟如梦方醒，齐来跪下一鼠面前道：“长兄之言甚是有理，我等皆造次，忘却利害，望兄长

指教，我等四人齐听约束，如不遵者，任兄一一治罪，万死不辞。”一鼠端坐中央，四个兄弟再三恳告，一鼠道：“你四个既是要去凡世，但必须各藏难香一束，四人收之，倘有患难之时，将此难香呵动，我等闻难香即来救护，幸勿负之。相去千万里，难香呵动自然得知，好来相接，方不误事。”众鼠喜欢拜谢，一鼠云：“我亦言其志，你每四人听着”：

学就神通法力端，欲临凡世不为官。

那因酒色生嗔怒，岂有功名作喜欢。

养我身心惟一静，任他风浪作多端。

难香有日闻吾寻，千里须管着眼看。

一鼠道罢，四鼠齐声大叫道：“哥哥真须是大固，当要端若或我等四人 有难，还要哥哥着力来救，岂惟着眼看而已。”一鼠道：“先要眼看得明白，方才好着力来救，岂有眼不见而能力救乎？”众皆大笑一场。大家离了天宫，各驾一朵黑云，笼罩本体逃出紫宫，半空之中随风飘荡，来来往往寻择地方安身。正是：

云罩形骸风送行，半空飘泊似浮萍。

不知何处堪容立，过了一程又一程。

五个兄弟在黑云之中，藏头露眼，随风上下，寻个安身之所，寻了一日，过山万重，并无如意之处。次日又寻，经山历过县临洲，四处寻觅无有中意之地。只见起一阵西风，真个好一阵风，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无形无影透人怀，四季能吹万物开。

平地撮将红叶去，半空轻送黑云来。

这一阵风却也有些古怪，竟把五兄弟吹到一个场所，其实好一座大山，四维有六百余里，东通大路，西接通衢，南连江海，后靠东京，

八方耸秀，万木森罗，峦顶接青霄，根源流绿水，无名花草四时香，有序风光无限景。五个兄弟看见此山不胜欢喜，同相称贺云，此天赐我等安身之处。按下云头落到山间，各择所栖，还是如何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五鼠精下凡作怪

却说五鼠来到山中，看见山势嵯峨，草木茂盛，正好安身，十分大喜。一鼠云：“我与你五人各分地位，我居中央，你四人各居东西南北四方洞穴，各处居住一隅，倘有不测，即将难香呵动，我等四方救护，无有万失。”四人齐声道：“大哥之言甚是有理。”四个各投一方去寻洞穴居住。不意二鼠来到山边，上有山岩凹凸，下边江水。江水汪洋，光天云影共徘徊，鱼跃鸢飞昭上下，有古穴近水不远。二鼠忖道：“此穴这等好，生成与我安身的。”竟进穴来入到穴边，但见虾用长叉，龟滚蛮牌，蚌张连夹，蟹舞双戈，鼉鼓喧天，杀将出来。二鼠及措手不及，被水阵诸精杀得望风逃窜奔忙，走到一鼠中宫来说：“我今日去南山寻穴安身，遇着一场大晦气，若不是我四足会走，逃得性命来见哥哥，几乎死无葬身之地。”一鼠道：“我兄弟五人初到此山，必须先耍个架子与人看，在后诸精不敢来欺侮我们。”即取难香呵动三鼠四鼠五鼠等到一鼠处，连忙问道：“哥哥有甚事故难香呵动？”一鼠道：“三个寻得所在么？”皆道：“未曾寻得，一闻这里难香即忙来了，若有甚么妖精无理说我等拿来，一与大哥出气，二显我等神通。”一鼠道：“不可造次，今日二弟去山南寻穴被一班妖怪赶杀逃难，几被所害，因此邀齐你等同来商议，先去访问其穴是何怪所居，方好去与他作对。”三鼠道：“列位兄弟放心，你等只在洞中少待，我去探访个消息，便来回报。”摇头摆尾竟出洞来，行到南山，

只见有一大石穴，三鼠爬在岩上石四边遥望并无动静，又坐了一回，忽见岩侧有一小洞，只听得洞中咳了一声，见个老猿精带了许多小猴出来，有诗为证：

体赤毛长碧眼圆，三三两两出灵天。蟠桃会上曾偷果，若得贼名天下传。

三鼠是个活动的，连忙向前望着老猿深作一揖，老猿见了忙忙来参礼说道：“老鼠哥何事在此？”三鼠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是西天雷音寺如来座前的鼠精，特来凡世玩景，权住此山，居止数日，决不久居。昨日二鼠家兄前往此山南方觅穴，近江有一穴不知是哪个妖精所居，家兄在其穴前经过，被他统领水中鳞甲之兵将兄杀得逃回，若不是走得快，险些儿被他所杀，敬来拜问是何妖怪，乞赐见教。”老猿道：“不说这妖便罢，说起这妖不由人肠断矣。这妖乃是海岩之下一个千年老鳖精，带领水族群妖，坐镇此山之南，甚是无理。我们每年常有小猴孙不知事体，在南山之下水中洗浴，皆被吃去，儿欲报仇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容忍。你们兄弟让得他过也罢了，若要去惹他，其实有些利害。”三鼠听其实说，也不回言，相别老猿，走到洞中，将老猿言语一一说与众人，又把老猿临别，劝我兄弟莫去惹他，分明量我兄弟没有本事，故出此言，决要与他争个高下，不可输了锐气。一鼠道：“三弟也说得是，只宜谨慎，方可无失，今夜三更听其睡静，五人同去探个虚实，然后行事。”商量已定，各人饱食一餐，日来南山之顶，伏于石下，候至三更，五鼠来穴前穴后左右岩石俱已看得仔细，同到穴门边张望穴里，见有一小孔直透海去，因此凡有战闻，里外有两路水陆相通，故捉他不得。一鼠看得明白，吩咐不要惊动，悄地转回，于是同归转洞中。五鼠问道：“叫我等悄地速转是何缘故？”一鼠云：“你等不知用兵之道，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，方可取胜。日前二弟初

去，他不知我等是甚么人，故此杀来。我既被人赶杀，连日不去复仇，他必以胜自矜，我今知其虚实，然后一战。我知他他不知我，兵法云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不知己彼百战百败。胜在我，败在他，吾无忧也。”三鼠道：“既是如此，速可进兵，缓则事泄，恐难取胜。”一鼠道：“吾已划策已定，来日早起，听吾施行。”众皆散去歇宿一宵。次日五鼓已罢，日色东升，四鼠齐来听令。一鼠出令唤二鼠前去鳖精穴前搦战，只许败不许胜，渐渐诱他追赶离穴五十里之地，方许杀回。二鼠领令去讫。又唤三鼠四鼠去二十五里之地埋伏，任从他们过往，不可惊动，待其杀回，截其归路。二人得令而去。一鼠同五鼠潜来鳖精穴山后高处，隐伏去了。却说二鼠得令，即时装来，前来鳖精穴前高声大叫：“老鳖精，今日与你决个雌雄。”原来鳖精且自有些法度，每日差两个小虾精把守穴门，轮流替换，遇大小事务，往来各项，必先通报，然后得入。日前二鼠不知，擅撞入去，故被赶杀。此时来在穴前，叫骂挑战，把守穴门小虾听得，快入报老鳖精道：“前日杀败老鼠精，又来穴前挑战，出言甚是无理，不敢隐藏，报与大王得知。”鳖精闻知大怒，即传军令，令众精摇旗擂鼓，杀将出来。鼠精亦张牙舞爪来迎。鳖精问道：“你是何方妖怪？敢来犯吾境界，只可藏形半夜鼠窃狗偷之辈，敢在此青天白日之下，耀武扬威，若不退去隐形，教你粉骨碎身。”鼠精骂道：“这老鳖，你可潜踪水底，缩首岩下，仗鱼虾以作威，见蛟龙而丧胆，正来拿你，烹入鼎铛上烹炼一刻，叫你烂成黑炭矣，有何本事，敢出大言。”舞爪来斗，老鳖来迎战，未数合败走。鳖精传令，众将务要赶上，剿灭此精，先得首级者为头功。于是众精争先赶上，赶至二十五里，鼠精回头，又战数合又走，约又赶十五里，鼠精回头，又战数合，望西又走。众精奋力来赶，又走十五里，鼠精回头，大展神通，张神威哮吼跳跃，杀得水族诸精大败逃